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 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 目 录

|             |            |
|-------------|------------|
| 黄金的幻影 ..... | 德莱塞 (1)    |
| 热爱生命 .....  | 杰克·伦敦 (42) |
| 墨西哥人 .....  | 杰克·伦敦 (67) |

# 黄金的幻影

德莱塞

您得亲眼瞧见才能得到个真实的印象：满地树桩的崎岖的乡野，岩石，贫瘠的土壤，以及因之而来的破旧的屋子、谷仓、农具、瘦瘠的牛马，甚至居民——特别是居民，因为在所有别的这么贫苦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该比别的土产富庶一点儿呢？

年老的布洛法官是第一个发现“杰克”——那就是说锌——是坦奈的真正财富的人，如果我们可以说在“杰克”被发现前坦奈还有什么别的财富的话。在兴旺的日子到来前几个月，在冬天的一个傍晚，在遥远的克镇，他站在一个熔炉旁边，聚精会神地看着工人们熔炼矿物，他看到那种矿物和自己郡里唤作“铅球儿”的一种圆石头那么相像，感到十分惊异。

“这是什么玩意儿？”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光胳膊的工人从火炽的熔炉边走出来，擦擦淌汗的脸，他连忙这么问。

“锌，”工人回答，一面用肮脏的大手掌擦了擦前额。

“我们郡里也有一种玩意儿跟这很像，”法官说，一面把这团色泽晦暗的东西翻过来，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一点儿不瞎说——要多少有多少。”接着，他突然不言语了，因为他猛地动了一个念头。

“噢，要真是‘杰克’，”工人用它的商品名或是采矿名说，“那管保可以赚钱。这是打圣法兰西斯河那儿弄来的。”

老法官把这件事细想了一会儿，便悄悄地转身走开了。他知道圣法兰西斯河在那儿。倘使这玩意儿这么有价值，他们竟然从柏镇东南用船一路运来，那么为什么不从坦奈运来呢？他在坦奈不是有好多块地吗？

结果，没隔多久，坦奈和附近的地方出现了一种虽说是秘密的却又引人注目的变化。随着法官私下的安排布置和东奔西走，一两个精明的勘探人来了。又过了不久，整个儿地方四处都是他们。不过在这发生以前，许多还不知道自己土地的价值农民，都已经被人把地掠夺去了。

老农民柏尔舍·魁德是当地农民中最没出息的。他在自己的田地或者说农庄上过了40年。到布洛法官这么神秘地四下里忙来忙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经常绊痛他那双大得特别的脚丫的石头里，竟然含有他一辈子中懒洋洋地、如饥如渴地梦想着的财富。说真的，这片地对柏尔舍确是很神秘的。实际上它包含着一切他的确不知道的东西。比方说吧，这70亩土地曾从他额上榨下那么多汗水，使他嘴里发出那么多咒骂，到头来却能使他的梦想全部实现，可是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如今，他上了年纪，头脑有时候很有点儿怪，对圣经、世界末日多会儿到来等等都有些离奇的想法，虽然不能跟人作斗争，却还能跟大自然作斗争。春季、夏季、甚至秋季，每一天都可以瞧见他呆在自己那片荒芜的土地上，短短的胡子和稀疏的头发向外支着，手指像鸟爪子似的紧握着犁柄，一行一行翻着稀疏、贫瘠的田垄，嘎啦啦地敲打着尽是石头的土地，这片土地早已连一点儿利润也不生

产了。现在，他指望的只是能够糊口，而他得到的也就只是个能够糊口的生活。他和妻子儿女住的小屋，已经破败得不能再住，甚至都不必修理了。围墙全都残缺不全，只有用地上这种碍事的石头垒起的还没有坍塌。他一向认为这是一种古怪的石头，对人对畜生都没有用——是一种“碍人手脚的玩意儿”，如同他常说的。他的马房不过是一堆破木板，遮着一辆旧大车和一些零件。所谓谷仓又那么破旧和倾斜，随时都可能倒塌。野草和荒地、瘦骨嶙嶙的马和同样瘦的孩子、满是石头的田地和稀疏的树木，再加上孤独寂寞和不时的饥馑——这便是他操劳和照管着的整个世界。

魁德太太是他注定得过的这种生活中一个很合式的老伴。她对这种日见清苦的单调生活早已不当回事了。不提近边的邻居，就连一个普通的学校、教堂和镇公所都没有，要不都在老远的地方，这使她和她家里人简直与世隔绝。她性情急躁，爱吵爱闹，脾气乖僻，她的嗓音尖细，外貌凄楚，对魁德不是什么都知道，便是完全误解。魁德多少给了她一点儿安慰——像他说的那样，她可以“絮絮叨叨地骂他。”要说他们常常拌嘴，那也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在田地荒芜、围墙破败的这片景象中，拌嘴原是料想得到的事。

“你干吗不用那边的那些铅球儿垒道围墙呢？”10年里她这样问魁德大约问过一千次，这一次是因为两头瘦牛跑进了他们的一片玉米地，她指的“铅球儿”就是柏尔舍堆在最近那块地边上的35堆上好的、几乎纯净的锌，价值不可能在2000块钱以下。

他第一千次回答道：

“嗨，我的天，难道我就没有别的事可干了吗？你老放

不下那堆该死的石头。说实在的，我把它们打土里翻出来已经不错啦，我可没想到用它们来垒围墙。”

“瞧你这么说——你这懒骨头，没出息、老不死、嚼烟叶的——”说到这儿，便是一大串咒骂，接下去通常总由一方扔过来一只炉盖、火钳或是一根相当大的劈柴，而另一方总很机灵地躲闪开。您瞧，这可以说是由于连续不断和无法拆散的亲近所生的爱和家庭情感啊。

不过这且不提。炎热和阴雨的季节好多年来异常单调地来了又去了。这些铅球儿依旧堆在地上。多德，他们的大孩子和独子，是一个高大、笨拙、粗野而又瘦削的蠢货，他并没有从饱经忧患的爹娘身上禀受到特别优美的或是讨人欢喜的性情。他原可以把这些铅球儿移开的，如果他不是一个“该死的懒骨头”，像他爹所说的，或者活像他爹，像他妈所说的。琴，那个闺女，原本也可以帮帮忙的，可是这兄妹俩全分到了点儿父亲特具的那种抑郁而冷淡的性情。怎么会不是这样呢，倒要请问一下？他们干活儿干了好多年，收入一直很少，见到的世面甚至更少，而对自己的前途也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因为他们倒也知道，要是命运好一点儿的话，他们早就不这样了。跟一片硃瘠的土地白费气力地搏斗，早已使他们的心麻木了。

“南边的那块地干脆甬耕，”多德这年春天第三次这么说。“那块该死的地什么也不长。”

“要是你稍许照管照管它，别尽坐在落叶松下剔牙齿、想心思，那它也许就会长点什么，”魁德太太尖声嚷着，她老是性情急躁、气冲牛斗——是多年的绝望和无益的搏斗造成的乖僻性情。

“据我瞧，把这许多大石头挖出来根本没用，”多德回答，一面懒洋洋地胡乱拍打着一只苍蝇。“整个地方一个大也不值。”从一方面看来，他说得也不错。

“那你干吗不离开呢？”魁德用恼人的声音说，他倒并不是想为这片田地辩护，只不过很无聊地想改变一下这种单调。“如果它能养活你，嗨，那就值得在它上面好好干活儿。”

“养活！”忤逆的多德懒散而又揶揄、无礼地嗤笑说。“据我记得，我就没见它怎样养活过我。也许，你是想到我受的那些好教育，或是我到过的那些大地方吧。”他又去打另外一只苍蝇。

老魁德觉察出儿子是在嗤笑他，不过他认为，这压根儿不是他的过错。他出过力气。同时，他还觉得跟多德争吵也毫无益处。多德比他年轻、比他结实，又因为多次的家庭口角，对他早已一丝孝心也没有了。事实上，情形正好相反。多德从小挨过很不少打，现在身体却比他爹强壮得多，动起武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他爹。魁德早先支配着一切，说出的话就跟法律一样，现在却被迫退到了第二位，甚至第三和第四位，并且全仗着拚命挣扎和几乎无益的谩骂，才获得了那一点儿注意。

可是虽然如此，他们却漠不相关地共同生活着。在布洛法官回到坦奈以后，时间使采矿的浪潮和随之而来的惊人的兴旺景象日益迫近。说真的，所有敏感的人都能注意到，它跟暴风雨前涌起的乌云一样，正越迫越近，但是这些浑浑噩噩的土地所有人却不够敏感。直到这时，他们还丝毫没有瞧出即将发生的事情。这儿，在这个没有大道、没有市镇的地



方，一个人怎么能知道呢。勘探的人经过他们的北面和南面，不过还没有一个直接跑到魁德一家子赖以生计的这块绝妙的地上来。它处的地方太偏僻——是一个荆棘丛生、树木杂乱、岩石累累的冷僻地方。

接着，6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喂！”住在前边大约3哩路外的紧邻卡尔·阿诺尔德喊着。这时，他在魁德干活儿的那块地旁边的道上使他那辆摇摇晃晃的大车和瘦骨嶙峋的马停下。“听到了消息吗？”他轻快地说，把嘴里嚼的那片烟叶移动了一下，像一个带着有趣的消息来的人那样兴冲冲地瞅着魁德。

“没有，有什么消息？”魁德问，一面停止用磨损了的单铧犁“耕地”，走过来，伏在锌垒的围墙上，用一只手抹抹自己的稀疏的头发。

“住在这地方和牛顿的农庄之间的老邓克·波尔特把自己的田地卖掉啦，”卡尔敏捷而兴高采烈地回答，仿佛是在讲一场大战役的经过，或是在讲世界末日可能就要到来。“他卖了3000块。”他津津有味地用卷舌音说出了钱数。

“真的吗！”魁德平静地说，不过心里却很感到惊讶。“3000？”他激动起来，像听说到什么决不可能的事给办成了，自己又认为这不会是真的那样。“为什么？”

“人家说地里有了矿产啦，”那个农民自认为很懂地说下去。“人家说这一带地方这会儿遍地都是，到处都有。他们跟我说，这些铅球儿，——”他拿马鞭轻轻打了下魁德伏在上边的一大堆直到这时都毫无价值的锌——“就是这种矿产——或者，像他们叫的，‘杰克’——又说，它熬出来后（他是说“炼出来”），每磅可以值两分钱，也许还不止。我

瞧你倒有很不少这玩意儿，我也有不少。我那地方地底下可多的是。我一向以为它没有多大价值，可是他们说它很值价。我听几个上克镇去过的小伙子说，等把它安置好、熬出来，这样那样一折腾，它可以做许多东西。”

他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没有停下来细解释。相反的，他翻起朦胧的眼睛，翘起半边嘴，望着魁德，准备吐痰。魁德没法使自己的思想适应这种新局面，他拈起一块以前一直瞧不上眼的“铅”来望了望。真没想到，吃了这么多年苦，他竟然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毫无价值。现在，“熬出来”后，每磅忽然值起两分钱来了，而邻居们又在把自己的田地卖上了不起的大价钱！——他的地里四处都是这玩意儿，这种几乎跟黄金一样的玩意儿。嘿，在前面那边，像小土坡似的有许多堆，拱着灰黑色的脊背，对着炎热的太阳，有一处地方，这宗“财产”（像他一向所说的那样）从地下冒出来，成了一道矮墙。想想看！想想看！不过他虽然想得很多，却什么话也没说，因为他那贫乏干枯的脑子里已经油然而滋生出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来了。他就要有钱，就要发财了——就要过安逸的日子了，一点儿不错！想想看！不再呆在夏天的毒日头底下辛苦和淌汗了，安安逸逸地闲混混、胡思乱想，乐意嚼多少烟叶就嚼多少，住在镇上，上老远的、神秘的克镇去逛逛，把该瞧的都瞧个够！

“好，我得赶车朝前走啦，”阿诺尔德瞧见魁德显然心不在焉，过了一会儿才这么说。“我打算上布鲁德那儿去，在太阳落下前再赶回来。他有点儿干草，我前些日子说好拿一头猪跟他换。”说完，他用马鞭轻轻打了下两匹瘦马，沿着那条尘蒙蒙的碎石子路驶走了。

有一会儿，魁德简直不大相信自己的理智。这是真的吗？波尔特当真把他的地卖了吗？随后好多天，尽管他驾车 上 16 哩路外的阿诺去探听实情，他却严守秘密，心里怀着一种妙不可言的奇想。这个产业是他的，不是他女人的，也不是两个孩子的。多年前，在他结婚以前，他干活儿付清了地价，一次几块钱，或是价值相等的玉米、猪和小麦。现在——现在——要不了多久，一个身上带着钱的奇怪的人——阿诺尔德管他叫“看探人”——便会跑来买他的产业了。妙极啦！妙极啦！他能得到多少呢？——拿波尔特卖 40 噠地得到 3000 块钱来看，他准可以卖到 5000，因为他有 70 噠地。少说也有 4000——比邓克稍许多点儿。他不会仔细计算，不过好歹总比邓克多——也许是 5000！

然而美中不足的一点——这还是个大缺点——便是想到自己的凶横刻薄的家里人——忤逆的多德、固执的琴和乖僻的老伴儿爱玛——他们现在大概全要来分享这份惊人的好运气了，也许甚至会从他手里夺过去，把他推到他落进去这么多年的无关紧要的地位中去。他们全比他强横得多、有力得多。他由于长年积月的辛苦劳碌，已经日见衰老，甚至已经虚弱了。他老婆子在这段长时期里就没有干过多少活儿，只是像他牢记在心的那样，嘲笑他，讥讽他。凶横的儿子也是一样。琴是什么事也不关心，把爹看成一个不可救药的、没出息的人，她除了叫他更辛苦地干活儿外，就没有做过什么别的。爱、家庭的温暖与和睦——这一切要是以前有过的话，也早已在这个粗野、穷苦的世界的稀薄、贫乏的空气里蔫萎了。他欠他们哪一个什么吗？什么也不欠。而现在，他们必然要来分享这一切了。他跟他们一块儿生活了这么久，

又是在这么不称心的情况下，现在他心里纳闷他们怎么会有脸这样提出来，可是虽说这样，他却知道他们准会这样提出来。打他，骂他，这是他们一贯所干的。但是如今，既然财喜找上门来了，他们也许又会来追着他，奉承他——来向他要求了！他该怎么办呢？怎样来安排好这一切呢？——因为财喜准就在手边了。它一定就在手边。他像一只稍有理智的小老鼠那样，煞有介事地偷觑了觑。他的举动变得那么特别，连他家里人都注意到这一点，觉得奇怪起来，但是他们还一点儿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所以以为人到老年是会这样一天比一天古怪的。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爸爸这些日子的举动？”一天晌午，老魁德吃完了饭，又下地去后，多德这样问琴和他母亲。“他老站在围墙那儿东张西望，好像在等什么人或是在想什么心事似的。也许，他真变得有点儿古怪了，嗯？你们觉得是这样吗？”

多德对于随便什么跟父亲有关的事——或者不如说，父亲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未来——都极感兴趣，因为一天父亲死去，这地方就得分掉，再不然就得请他来经营。那么一来，他便成了邻近一带任何一个农家姑娘追逐的好对象了。以这种身份，他便可以议论和实现自己巴望了多年的结婚美梦。在他眼前被迫过着的赤贫生活中，这种美梦那么渺茫，几乎是不能实现的。

“不错，我也瞧出了点儿，”魁德太太回答。“他跟先前那一阵子可不一样。我想他脑子里大概有了一种奇怪的想头啦，有什么事他想做又不能做，再不然也许是宗教上的什么新花样。你可决没法猜透是什么事使他这么烦心。”

琴也这样说了一气，谈话就此结束。可是魁德依然盘算下去，极力想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这当然取决于公开出卖还是秘密出卖田地——这时候，他终于决定，只要办得到的话，就秘密出卖，因为他家里的人一向待他太没情义了。他们不该受到较好的对待。地是他的——干吗不这么办呢？

过了相当日子，一个勘探人穿着长途跋涉的行装，骑马来了。他瞧了一下这一带的田野，注意到地面上露出一层很厚的矿脉，知道这几亩地很有价值，于是对它们极感兴趣。魁德上较远的一块地里去了，这时候恰巧不在，可是魁德太太却和颜悦色地招呼了他，她完全不知道这片地的价值，因此也没觉察到这个陌生人眼光里多少抑制住的光芒。

“你可以给我口水喝吗？”她走到门口的时候，陌生人问。

“当然可以，”她用毕恭毕敬的腔调回答。这地方就连穿得相当齐整的陌生人都非常稀罕。

老魁德从一块很远的地上瞧见他呆在井边，连忙朝屋子走来。

“你们用来垒围墙的都是些什么玩竟儿？”陌生人很客气地问，想瞧瞧他们知道不知道。

“唔，这我可不知道，”魁德太太说，“大概是一种石头——我们这一带的人一向管它叫铅球儿。”

新来的人忍住笑，弯身拈起一块散布在地上的锌。它跟他在几哩路前面见到的一样，只是更纯些，数量也多得多。他从来没有瞧见过就在地面有这么多、这么好的锌。它到处都暴露出来，因为耕种、寒霜和雨水使它全袒露到了地面上，而邻近那一郡里人家还在采掘它哩。这些破败的房屋，

褴褛的衣衫，在炎热的地上辛辛苦苦干活儿的老魁德，以及由于有这种妙不可言的、丰富的矿藏而变得在农业上毫无价值的这一大片地，这一切几乎太叫他忍不住了。

“这儿的这一大片地都是你们的吗？”他问。

“大约有 70 畝，”魁德太太回答。

“你知道每畝 卖多少钱吗？”

“不知道。不过据我瞧，也值不了多少。我已经有好些日子没听说这儿卖掉过一畝地啦。”

勘探人听说到“值不了多少”这句话，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要是他的一些朋友和竞争的对手知道了这个地点的话，他们会怎么说呢？要是有谁告诉了这些人，那会怎样呢？但愿他能够顺顺当当、极便宜地便把它买下来！别的勘探人已经到了附近。他在阿诺不是就跟三个他疑心是这种人的角色同桌吃饭的吗？他非买下这片地不可，现在就买下。

“我想走过去跟你丈夫聊聊，”他说着，便缓缓地走过去，同时魁德太太和琴母女俩穿着被风吹拂的、大口袋般的蓝方格布衣服，站在倾斜的门口，从他的身后眺望。

“这人不是挺滑稽吗？”女儿说。“不知道他找爸爸干吗？”

老魁德已经又在耕地了。他瞧见陌生人走近的时候，就停下来，探询般地抬起脸来望着。等陌生人兴冲冲地说了声“早”的时候，魁德更怀疑地打量着他。

“你知道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真正好的耕地要出卖吗？”勘探人东扯西拉地谈论了一下天气后，这样问。

“您是要用它来种庄稼吗？”魁德尖刻地问，一面对陌生人锐利地瞥了一眼。陌生人从魁德的眼光里登时瞧出来，他

比他女人知道得多。“我听说人家这会儿买它主要都是为了它上边的矿产。”他一边说，一边扬扬自得，想瞧瞧人家对他这句话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勘探人精明而诡诈地笑笑。“我明白了，”他说。“你是认为它可以供采矿用吗？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把它当矿地卖，你要多少钱呢？”

魁德想了一会儿。远处树林里，两只鸽子凄楚地咕咕叫了一阵，一只八哥儿哑着嗓子嘎地叫了一声。接下去他才回答。

“眼下，我还不乐意卖。”他新近一直在想，要是自己留着地，在一个个买主的要求下把价钱逐步抬高，那他便可以怎样，只是同时他又老感到烦恼，要是自己当真卖掉，那妻子儿女很快便会知道，而且还会硬要来跟他平分利润。那些想闯进世界去见识见识，离开家里人独个儿怎样新奇、自由地去享享福的美梦，实际上正在折磨他。

“那么，前面的那片地是谁的呢？”陌生人问。他已经知道自己想花一点儿钱，或是不花什么钱就把地买下的那主意还是放弃的好。不过魁德听到这句话可吃了一惊。因为说到头，他很知道，邻近的地上也有不少矿产。

“噢，让我想想看，”他带着不乐意和不在意的混杂情绪急躁地回答。“那片地是马拉杜的，”他最后勉强地补上一句。真个的，如果他不肯卖，这个陌生人或是哪个别人的确可以去向其他的农民买。虽然如此，这一带随便哪一片地一准都很值价，他的地也是如此。如果邓克·波尔特得了3000块——

“要是你不乐意卖，他也许乐意，”勘探人兴冲冲地说下

去。这个意见是平和沉静、几乎淡漠地表达出来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在这阵沉默中，魁德镇定地倚在犁柄上仔细盘算。万一错过这个等待了许久的机会，那倒很糟。可是尽管他急切而贪婪，他却还没有一下就认输。阿诺尔德说过，单是这种金属，这些石头，每磅就值两分钱，而他心里可没法忘掉，这片地本身，除了这种金属以外的这片地，总也得值点儿钱。怎么会不是这样呢？它上面多少也生长些庄稼呀。

“那我不知道，”他嘴强心怯地回答。“你可以去问问。我没有听说他要卖。”他下定决心孤注一掷，哪怕随后得去追着这个陌生人，央求他再商议商议，虽然他又希望不至于非那样不可。还有些别的勘探人哩。

“我还说不准我要不要这片地，”勘探人带着漫不经心的神气迟缓地说下去，“不过倘使你乐意卖，我愿意对这片地保留一个选择期。对这 70 畝地保留 60 天的选择期，你要多少钱呢？”

衰老的农民一点儿不明白“选择期”是什么意思，可是又打定主意死不承认。“你出多少？”他琢磨了半天不知该怎么说后，终于这么问。

“唔，先付 200 块，如果 60 天后咱们谈妥了，那时候再付 5000，你说怎样？”他出的是他估计魁德要是肯接受的话，便会接受的最低的数目，因为就在那天，他在附近还听说过几笔其他的交易。

魁德不明白“选择期”是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5000 块倒是他原来估计人家会出的价钱，可是 60 天是怎么回事呢！他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他要这地方，为什么不立刻



· 就买下——用现钱——像阿诺尔德说的，邓克·波尔特拿到的那样？他狂热地瞅着陌生人，抚弄着犁柄，最后几乎茫无目标地说道：“我觉得只要我乐意等下去，我随便哪天都可以卖到 7000 块。离我这儿不远有个人卖了 3000 块，他比我还少 30 噉哩。先前这儿有人出过我 6000。”

“唔，我要是发现这片地没有问题，也可以给你 6000，”他说。

“立刻付现钱吗？”魁德用脚踢了踢一块泥土，惊讶地问。

“60 天里付清，”勘探人回答。

“哦！”魁德郁闷地说。“我以为你今儿就要买下哩。”

“哦，不，”另一个说。“我不是说了得有选择期吗。如果咱们谈妥了，我 60 天或是不到 60 天就带着钱到你这儿来。咱们再把这件事了结掉——6000 块现钱，除掉选择期的定钱。当然，我并不是有义务非买不可——只不过取得权利，可以在 60 天内随便什么时候来买。要是在这时间我不回来，我今儿付给你的钱就是你的啦，你明白了吗，你就可以把这片地再卖给别人。”

“哼！”魁德哼了一声。他本来梦想着立刻拿到现钱，独个儿溜走，可是这会儿偏说得 60 天，这 60 天也许有结果，也许没结果。

“好吧，”勘探人。他瞧出魁德还不满意，决计得使出点儿手段来使这笔交易显得更吸引人点儿，“那么就算 7000 块吧，我现在先付 500 块现钱给你，好吗？这办法怎样？60 天里付 7000 块；这会儿先付 500。你说怎样？”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只塞满了钞票的厚皮夹来，这